



nswp Global Network of Sex Work Projects
Promoting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COVID-19影响调查-非洲、

简介

2020年4月，NSWP发起了一项全球调查，以了解COVID-19对性工作者的影响。这项调查共收到来自55个不同国家的156份回复，其中22份来自非洲地区的13个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斯瓦蒂尼、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多哥、突尼斯和赞比亚。¹

“非洲性工作者联盟正在密切监测COVID-19的影响，记录该地区由性工作者主导的应对措施，并传播有关病毒、安全措施和感染指南的信息。

许多性工作者报告说，由于收入来源被剥夺，他们面临饥饿。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正在动员和倡导解决方案来支持他们的社区，喀麦隆的Alcondoms和Hoymas，肯尼亚的BHESP和SWOP大使们动员同行们在他们的家中分发PrEP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以及食物和卫生包。南非的Sisonke、卢旺达的FADA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贝宁和肯尼亚的性工作者组织正在向其社区和性交易场所老板宣传COVID-19卫生和安全指南，以减少感染风险。”

—非洲性工作者联盟(ASWA)，NSWP区域

网络

法律概况²

安哥拉

在安哥拉，卖淫是非法的，但购买性服务却不违法。拉皮条和组织是非法的。

布隆迪

在布隆迪，性交易是合法的，但在公共场所拉客是违法的。以“卖淫”为目的，出租整栋或部分建筑也是违法的，所以室内性工作者也是违法的。管理/组织的所有方面都是违法的。煽动/便利/鼓励“卖淫”属违法；雇佣/训练/引诱某人“卖淫”；指导/管理或资助妓院；靠收入生活；在“卖淫交易”中充当中介。

¹ 注意：我们仅从以下11个国家/地区收到完整数据：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斯瓦蒂尼，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突尼斯，赞比亚。

² “[Global Mapping of Sex Work Laws](#),” NSWP.



喀麦隆

在喀麦隆，性交易本身是非法的，公共场所拉客也是如此。“采购”被定义为“导致、协助或协助他人卖淫”，属犯罪行为。靠性工作者的收入生活也是违法的。

刚果民主共和国

卖淫是合法的，但拉客是违法的。雇佣、诱拐或引诱他人“卖淫”(在征得或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是违法的;妓院经营和靠这些收入生活也是违法的。

斯威士兰

在斯威士兰，卖淫是合法的，但相关活动是违法的。为“卖淫”的目的而在公共场所逗留是刑事罪行。如果在性交易场所发现一名女子而不透露经理的姓名，她也被认为是“妓院老板”。涉及性交易场所的法律很广泛，性工作者在室内一起工作是违法的。

埃塞俄比亚

在埃塞俄比亚，性交易是合法的，但其他相关活动是违法的。“不道德”的拉客和“放荡”在刑法中被定罪。“为获取物质利益而习惯性利用”将“为获取利益而使他人卖淫或从事不道德行为或以卖淫为职业或生活的人，或以房东或看守身份经营性交易场所的人”定为犯罪。

肯尼亚

在肯尼亚，性交易是合法的，尽管法律规定拉客是违法的，惩罚“任何公共场所的每一个行为混乱或不雅的性工作者”和“在任何公共场所为不道德目的拉客的每一个人;应视为游手好闲、无秩序者，并有轻罪”。每个地区也有权力通过自己与性工作有关的地方法规。几乎所有的地区都有法律将性工作或拉客定为犯罪。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的法律存在地区差异，但在全国范围内，性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是违法的。性交易本身并不违法，但在公共场所拉客根据刑法是违法的(主要适用于该国南部)。有些州有自己的刑法，有些州也将拉客行为定为犯罪。在一些州，尤其是北部的州，购买性服务是违反伊斯兰教法的。妓院经营是刑事犯罪，拉皮条和靠其收入维生也是刑事犯罪，由男性代表性工作者公开拉皮条也是刑事犯罪。某些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州有“吉娜法”，可以用来对付性工作者(例如Zamfara)。

塞内加尔



在塞内加尔，卖淫只有在性工作者登记并定期接受医疗检查的情况下才合法。在塞内加尔，只有四分之一的性工作者登记在册。此外，拉客是违法的。“拉皮条”、充当中间人、拥有“卖淫机构”和“与习惯性卖淫的人同居”都是非法的。有关部门还对性交易场所进行了严格监管。要想合法工作，性工作者必须进行登记，并随时携带“卫生通行证”。

突尼斯

虽然性工作突尼斯是非法的，但在某些地区对获准的性工作场所实行容忍政策。全国只有两个红灯区允许性工作者注册并在场所内合法工作。性工作者的客户被认为是“帮凶”，可能会被逮捕和起诉。组织和管理被定为刑事罪行，协助/协助“卖淫”亦属刑事罪行；靠卖淫收益维生；充当中介人的角色；雇佣/维持“妓女”都是违法的。

赞比亚

在赞比亚，卖淫本身是合法的，但“在任何公共场所从事无序或不雅行为的普通妓女”是一种刑事犯罪。性工作场所经营、拉皮条和靠这些收入维持生活都是违法的。

COVID-19对非洲性工作者的影响

请描述您所在地区的性工作者社区是如何受到COVID-19影响的。

“作为一个免疫力已经被艾滋病毒削弱的群体，我们甚至很难从事服务，因为我们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客户是否感染了COVID-19。因此，我们选择留在家里，做上门服务，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客户的联系。我们不能再付账单了。我们的孩子正在挨饿，但我们该怎么办？” 一群艾滋病毒携带者，肯尼亚

由于COVID-19大流行，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都面临困难，收入完全丧失，歧视和骚扰增加。

由于性工作者及其客户自我孤立，性工作者得不到保护，越来越脆弱，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

在NSWP的调查中，获得艾滋病毒治疗的机会减少是一个共同的主题。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当局制定的预防措施和卫生规则，特别是封锁和社会隔离，对性工作者的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性工作者的客户越来越少，他们更愿意通过避免与性工作者的任何身体接触来保护自己免受COVID-19的感染。性工作者在满足包括保健和食品供应在内的基本需求方面面临巨大困难。COVID-19大大减少了性工作者获得与艾滋病毒/性传播感染预防和检测有关的服务和关键卫生材料的机会。"

各国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当被要求报告本国政府应对COVID-19的措施时，答复如下：

- 14/16的受访者报告了社交或身体距离措施。³
- 8/16的受访者报告了脆弱者的自我隔离。⁴
- 12/16的受访者报告隔离了某些地区或人群。⁵

当被要求列出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时，11名受访者给出了答案，更多地谈到了封锁限制及其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已被封锁。在7点宵禁。这对性工作者没有帮助，因为这是我们要出去工作的时候。” 一群艾滋病毒携带者，肯尼亚

"经常用肥皂或水酒精凝胶洗手;有COVID-19病例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各省实行全面封锁;强制要求戴口罩;关闭与邻国的边界。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被9个国家所包围。" --促进性工作健康权联盟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

针对COVID-19，各国政府或执法部门是否采取了直接针对性工作者的压制性措施？

根据有关措施一览表，回应如下：

- 14/16的受访者报告关闭了性工作场所、酒吧、按摩院等。⁶
- 10/16的受访者报告在以街头性工作闻名的地区进行了打击。⁷
- 5/16的受访者报告对独立的性工作加强了监控。⁸
- 4/16的受访者报告突袭、逮捕和起诉增加。⁹
- 1/16的受访者报告COVID-19强制检测。¹⁰

³ 安哥拉，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斯瓦蒂尼，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突尼斯，赞比亚。

⁴ 安哥拉，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突尼斯，赞比亚。

⁵ 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斯瓦蒂尼，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突尼斯，赞比亚。

⁶ 安哥拉，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斯瓦蒂尼，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突尼斯，赞比亚。

⁷ 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赞比亚。

⁸ 布隆迪，喀麦隆，肯尼亚，塞内加尔。

⁹ 喀麦隆，肯尼亚，尼日利亚。

¹⁰ 肯尼亚。



·2/16的受访者报告因COVID-19检测呈阳性而被起诉。¹¹

“当被要求列出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时，一名来自肯尼亚的性工作者报告了性工作者遭受暴力的风险，他说：“如果运气不好，她们抓住了你，她们就打我们，说性工作者是新冠病毒的携带者，因为我们为了钱可以和任何一个人发生关系。”

这些措施对性工作者有什么影响？

15/16的受访者回答了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深入了解了性工作者在这一流行病期间所面临的极端不平等。

“这样做的后果之一就是医护人员无法满足某一天的所有要求。这一事实无疑会给第二天的工作计划增加负担。处理药物请求的时间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性工作者不仅需要极大的耐心，而且需要在前往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PrEP供应来源方面的额外费用。”

—喀麦隆性工作者组

织

“政府的资金并不包括性工作者和其他关键人群。这是针对普通人群的，而性工作者并不是人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性工作者组织，塞内加尔

COVID-19是否减少了基本卫生服务和商品的获得？

“注册的性工作者已经停止工作，无法获得国家提供的支持，一些人流落街头，而另一些人没有任何东西来满足他们孩子的基本需求。对于地下性工作者来说，一些人已经停止工作，另一些人没有停止工作，通过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序来支持他们的需求，他们冒着风险在没有获得COVID & STI预防工具的情况下，在家里接待客户。对艾滋病毒阳性的性工作者来说，他们得到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COVID和艾滋病毒预防工具，但没有人获得避孕，也没有获得与分娩、怀孕和子宫癌有关的服务。” —性工作者组织，突尼斯

除了全球经济危机之外，目前的危机也严重影响了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性工作者正面临以下方面的影响：

·13/16的受访者报告避孕套和润滑剂的使用减少。¹²

¹¹ 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

¹² 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斯瓦蒂尼，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突尼斯。

- 8/16的受访者反馈报告称减少了获得减少伤害服务的机会。¹³
- 11/16的受访者答复报告称获得艾滋病毒治疗的机会减少。¹⁴
- 13/16的受访者报告获得性传播感染检测和治疗的减少。¹⁵

政府或地方当局有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帮助保护性工作者？

以下是十六项完整调查的回应：

- 4/16的受访者报告暂时禁止突袭、逮捕和/或起诉与性有关的犯罪。¹⁶
- 1/16的受访者报告说，该国政府正在确保有证件和无证件的移民性工作者能够获得保健服务。¹⁷

当有机会增加其他积极的政府或地方当局措施时，10/16的答复者提供了答案。两种回应反映了积极的行动，但其他回应则进一步强调了对性工作者缺乏支持。

“分享有关预防方法和应该做什么的信息。”——性工作者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

“突尼斯的所有移民都得到了政府的援助，不管有没有书面文件。”——性工作者组织，突尼斯

性工作者是否包括在社会保护/经济支援计划内？

答复者得到了一份社会保护和经济支助计划的清单，并被要求说明哪些计划对一般人口可用，以及这些计划是否也对性工作者可用。

方案：为受雇者和自雇者提供的收入支助计划——由国家支付部分收入或失业津贴。

- 6/16的受访者报告该方案适用于一般人群。¹⁸
- 2/16的受访者称，该计划对性工作者有效。¹⁹

方案：为那些面临困难的人提供紧急资金。

- 6/16的受访者报告该方案适用于一般人群。²⁰
- 2/16的受访者报道称，该计划对性工作者有效。²¹

¹³ 布隆迪，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突尼斯。

¹⁴ 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斯瓦蒂尼，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

¹⁵ 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斯瓦蒂尼，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突尼斯。

¹⁶ 布隆迪，喀麦隆，肯尼亚和突尼斯。

¹⁷ 突尼斯。

¹⁸ 喀麦隆，埃斯瓦蒂尼，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塞内加尔，突尼斯。

¹⁹ 肯尼亚，尼日利亚。

²⁰ 埃斯瓦蒂尼，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塞内加尔，突尼斯。

²¹ 肯尼亚，尼日利亚。

方案:紧急食品包装/必需品。

- 8/16的受访者报道该方案适用于一般人群。²²
- 2/16的受访者报道称，该计划对性工作者有效。²³

方案:租金/按揭纾缓计划。

- 4/16的受访者报告该方案适用于一般人群。²⁴
- 2/16的受访者报道称，该计划对性工作者有效。²⁵

方案:禁止因拖欠租金或抵押贷款而被驱逐。

- 7/16的受访者报告该方案适用于一般人群。²⁶
- 2/16的受访者报道称，该计划对性工作者有效。²⁷

方案: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紧急住房。

- 4/16的受访者报告该方案适用于一般人群。²⁸
- 2/16的受访者报道称，该计划对性工作者有效。²⁹

如果性工作者没有资格参加这些计划，受访者认为他们为何被排除在外？

14/16的受访者谈到了与歧视、污名化以及将性工作定为犯罪的法律有关的问题。正如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性工作者组织所指出的，“法律不承认这部分人口，社会也对性工作者进行污名化和排斥。”

性工作者社区如何应对这一危机？

应急资金

5/16的受访者答复表明，当地性工作者社区已经设立了应急基金，或正在努力寻找资金。³⁰

然而，这些应对措施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很难获得紧急资金。

“我们已经提交了紧急基金的请求，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任何援助。”——喀麦隆性工作者组织

²² 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斯瓦蒂尼，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塞内加尔，突尼斯。

²³ 肯尼亚，尼日利亚。

²⁴ 埃斯瓦蒂尼，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塞内加尔。

²⁵ 肯尼亚，尼日利亚。

²⁶ 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塞内加尔，突尼斯。

²⁷ 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

²⁸ 安哥拉，肯尼亚，塞内加尔，突尼斯。

²⁹ 肯尼亚，尼日利亚。

³⁰ 布隆迪，喀麦隆，埃斯瓦蒂尼，塞内加尔。

紧急粮食供应

2/16的受访者报告说，当地性工作社区已经建立了紧急粮食供应。³¹

“是的，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我们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一性工作组织，突尼斯

紧急住房

3/16的受访者答复提到来自性工作社区的紧急住房支助。³²

“是的，我们的协调员已经支付我们在热点地区一个房间的费用，这样我们可以在白天短暂分享房间，到7点，如果没有性工作找到过夜的客户，我们可以睡到5点，然后醒来去寻找早上的客户。”一性工作，肯尼亚

在线支持

当被问及在线支持，6/16的受访者提供有关性工作使用虚拟环境应对当前的危机方式的信息，但在塞内加尔和突尼斯的性工作组织指出虚拟支持无法帮助每位性工作，访问互联网仍然是一个奢侈品，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³³

“很少有机会使用WhatsApp，如果我们没有机会住在有免费wi – fi的住所内而且当我们买食物或支付租金有困难时，我们不考虑买网络连接。这是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性工作的常见问题；他们在正常时期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在疫情期间更是这样。”一性工作组织，塞内加尔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购买他们的手机网络连接。”一性工作组织，突尼斯

性工作社区反应与政府建议

调查要求受访者详细说明性工作社区对COVID-19的反应与其政府的建议有何不同。

13/16的受访者提供了关于差异的进一步资料。³⁴

在回应中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在这些回答中却看不到性工作社区的回应和政府的建议之间有什么区别。

³¹ 突尼斯塞内加尔。

³² 布隆迪，肯尼亚，塞内加尔。

³³ 布隆迪，肯尼亚，塞内加尔，突尼斯。

³⁴ 布隆迪，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斯瓦蒂尼，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突尼斯。



“是的这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收入很低,孩子们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所以呆在室内或tizi cufew我们甚至无法承担一些责任, 比如没有办法支付我们一系列繁忙的活动,你知道性工作者最好的银行是做很多份工作。” 一性工作者, 肯尼亚

“没有区别, 但(他们)敦促每个人采取预防措施, 确保安全。” 一群艾滋病毒携带者, 肯尼亚

其他

当被问及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性工作者社区相互支持的其他方式时, 四个答复中有两个提供了更多关于提供消毒剂、防护设备和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信息。

他说:“我们有一个WhatsApp群, 专门为性工作者设计, 向他们提供COVID-19预防信息。“在一个选区, 我们给他们发放了洗手液和手套, 以帮助他们在工作时预防病毒。对于员工, 我们购买了预防用品。” 一性工作者组织 斯威士兰

“性工作者很难获得治疗(ARV), 因为封锁和精神病在城市中盛行, 特别是在医院。考虑到所有的医院都变成了危险地区, 我们的大多数受益人拒绝去。有些人担心去那里会感染疾病。这很困难。从那以后, 我们招募了一些志愿者, 把药物直接送到他们的家人那里, 但由于缺乏财力, 这个团队受到了限制, 我们无法组建一个大团队。” - 喀麦隆性工作者组织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 还需要什么帮助保护性工作者?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 从简单地要求提供口罩等基本个人防护装备, 到更好地利用保健设施, 以及将性工作者纳入政府救济计划。

“应该有把他们转移到卫生设施的交通工具;支持食品包装;在缺水的农村地区, 培训他们多做洗手清洁工作;在他们需要应对他人时, 向他们提供消毒剂或湿纸巾, 确保他们在工作时保持安全;为他们提供资源, 使他们能够与组织保持联系, 在健康和心理问题提供支持。” 一性工作者组织 斯威士兰

“我们需要政府也像对待音乐家和喜剧演员一样, 把我们看作是一种缓解。我们的工作完全中断了。他们必须把我们当作和他们一样工作和赚钱的人。他们不应该歧视我们。请给我们提供电晕保护装置, 就像他们给别人做的那样。他们应该试着把宵禁时间放宽到至少一个更好的时间, 以便性工作者可以找到顾客。” 一性工作者, 肯尼亚



“为了面对预防材料的迫切需求和艾滋病毒/性传播感染治疗的短缺，我们要求设立一个应急基金，使我们能够加强我们中心的艾滋病毒检测、组织和业务能力，以满足我们支持对象的强烈需求。” -促进性工作健康权联盟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



Project supported by:



NSWP is an alliance partner of Bridging the Gaps – health and rights for key populations. This unique programme addresses the common challenges faced by sex workers, people who use drugs and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eople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accessing much-needed HIV and health services. Go to: www.hivgaps.org for more information.